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

前漢 鄭祖勳

宋 右迪功郎 鄭樵 漁仲 撰

列傳第二十四上

後漢

杜根 成翊世 樂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陳容 張衡 馬融 蔡

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黃瓊 孫琬 荀淑 子爽 韓韶 鍾

皓 陳實 子紀

杜根字柏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

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尙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  
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尙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  
引與其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尙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爲尙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  
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

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嫻典訓爲吏民定婚姻喪  
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  
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  
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  
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  
土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  
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  
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尙書會帝  
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

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尙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  
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  
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  
非帝不甯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  
也伏惟陛下中天稱號龔常存之慶目不視鳴條之事  
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捐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  
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  
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麕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  
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  
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  
貧餒者爲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罹妖叛之  
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  
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

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  
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  
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  
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  
刺史南陽朱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  
膺厯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  
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

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  
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  
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  
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  
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  
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  
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

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  
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  
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  
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  
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  
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  
之本多盲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

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鑊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曜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可見

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  
堵之事每喟然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  
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  
而無所食羣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  
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  
絀纖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

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滑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亾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尙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

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  
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  
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  
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  
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  
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敢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  
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  
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

侯三遷尙書令以所舉將爲尙書難爲齊列乞從冗散  
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  
修宮錢直千萬陶旣清平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  
賊方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  
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  
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  
逆類多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  
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

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